

## 草木岁时记

□莫非



辅助拍摄。很像一个农夫，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。而在岭南，春夏多雨，气候使然。因为雨水充沛，多数植物的花与叶，干净而透亮，润泽又清晰。渐渐的，我也找到雨中拍摄的感觉和乐趣。湖边很多羊蹄甲、洋紫荆和红花羊蹄甲。这三种树，即使拍摄过，如果不是仔细辨认，往往也拎不清。羊蹄甲，叶形如羊蹄印，花粉红色，花瓣皱褶明显，一年花开两次，荚果扁平略有弯曲。洋紫荆，也叫宫粉紫荆，主干高直，小枝曲折，荚果扁平顺直。红花羊蹄甲，全年开花，花色紫红，不结果，一般认为是羊蹄甲和洋紫荆的天然杂交种。另外，林中也偶尔得见白花羊蹄甲，是羊蹄甲家族里的祖母级的品种，叫人疑惑，到底是粉还是白。万物归一。或许，自然并不欣赏人为的分类，所以植物在演化中故意刁难我们似的，跟我们捉迷藏，掩盖着细微差别和真实的样貌。在松山湖我还拍到土沉香，就是传说中顶级香料树种，当地叫莞香、女儿香，本草界叫沉香。“宝马雕车香满路”说的就是沉香。沉香的名字，据说入水不浮而沉，燃之芳香久远，故名。沉香的形成机制特别

神秘，土沉香树干或根部被白蚁蛀蚀或者意外受伤，被真菌侵入寄生，菌体内在酶的作用下，使木薄壁细胞积存的淀粉物质经过数年变化，凝成树脂，由黄而黑，由轻变沉，最后形成沉香。

8月初我又随朋友们开车去新疆旅行40天，行程15000公里。新疆大地之辽阔，天山南北之壮美，不亚于仰望星空的神秘感受。伊昭公路、独库公路、塔里木沙漠公路一路行过，随处草甸，随处花海，仿佛置身于自然的襁褓里。塔里木河边的胡杨印象深刻。多数摄影师秋天才去的地方，我们恰巧夏天来了。胡杨是杨柳科植物，俗称异叶杨，顾名思义，叶形多变，有柳叶状的，也有杨叶形的。胡杨和垂柳一样，都是雌雄异株。最让我兴奋的是，拍到了胡杨的种子。8月正是种子由绿变黄的时节。来得正是时候，太早了，种子掩映在树叶里，几乎看不到；晚一步，种子开裂，杨絮随风而去。胡杨是沙漠里唯一的乔木树种，号称沙漠生命之魂。胡杨有一个美妙传说，就是：活一千年不死，死而一千年不倒，倒而一千年不朽。实地观察之后，觉得就是个被神话了的植物。就其传达的“不朽胡杨精神”而言，当然成立。但从植物学意义上看，胡杨最多寿命300左右。死后之不朽是不可能的。尽管干旱延缓了木质的腐坏，但毕竟是杨柳身，死后终究是要烂到沙漠里的，而且用不了很多年。胡杨总是在河水泛滥，把沙漠里盐碱稀释冲刷之后，才可以通过种子自然繁殖，依靠特殊发达的根系保障，最深可以扎入沙漠之下10米以上。抗旱、抗盐碱也是因为4米以下的水含盐碱已经很少了。与胡杨伴生的沙漠灌木，常见的是多枝桠柳，俗称红柳、观音柳。柽柳科柽柳属。虽曰柽柳，与柳并不沾亲带故。枝条柔软绵长，花穗淡红惹眼，风中飘舞之际，也是婀娜多“枝”，美不待言。

京城眼下大雪已过，冬至将至。该落的叶子落了，该收的种子收了。每每念及岭南之丰美与繁华，新疆之神奇和安宁，总有一种读过一本好书之后的自足感。从诗意的博物，到博物中的诗意，一个自然摄影师的慰藉油然而生。

## 大家V微语

### 极简

□林赶秋

●一个人，无钱，无貌，都没有关系，只要有一技（广义，不必一级作家、八级英语、十级钳工，勤快、善于沟通，有时也是技艺）和骨气傍身，加上一张身份证，一样可以走四方、闯天下。

●人生，有时可以极简。

●除了躺着就是吃，要么就是打游戏，那不是极简生活，而是懒的极致。

●真正的极简有着向上的活力。

## 城市笔记

### 亲情如药

□茅震宇

我们这里的习俗，冬至必须吃馄饨。冬至那天，家在乡下的堂姐却在市医院里刚动过手术，他们一家三口都在医院，我和妻子就包了馄饨送过去。

半个月前，堂姐被查出肺部肿瘤，医生建议立即手术。医生虽没再往下说，但大家都明白是什么意思，一家人如坠深渊，连亲戚们也都心情沉重。医生悄悄地让堂姐夫父子拿主意：肺切多了关系到病人以后的生活质量，但如果是恶性的话，切少了就会危及到生命。堂姐夫是倒插门女婿，家里的事从没过过主意，此时已是方寸大乱。而那平时啥都不管不问的儿子，此时却斩钉截铁：切多切少请专家来视情况而定。

堂姐儿子虽然大学毕业并已工作，但夫妇俩总把他当孩子，他也就干脆当孩子，仍然饭来张口衣来伸手，还时不时地与父母拌嘴，仍像个处在逆反期的少年。医院里的门诊、检查、付费、咨询、取药，到处排队到处问询，还要与医生讨论请专家、网上预约等，早让难得进城的堂姐夫眼花缭乱了，而此时他们的儿子一下子像换了个人似的，主动担负起了这些事。

手术十分顺利，医生跟堂姐说：肿瘤是良性的。你们家中了大奖，因为CT上看出的肿块很像恶性的。这就成了喜讯，大家都卸下了千斤重担。

现在，身上还插着管子的堂姐，竟嚷嚷着也要吃馄饨。以前对妈妈一直顶牛的儿子，此时完全是个成熟懂事的乖儿子，坐在床头一口一口地喂妈妈，还时不时地吹吹馄饨，提醒妈妈小心烫。这一幕真的十分温馨。我就想，遭遇病痛是不幸的，但这不幸却能让亲情淋漓尽致地体现出来。

我在住院部走廊里遇到一位同事，她匆匆地从外卖小哥手里接过食盒。我看到食盒里也是馄饨。原来她白天上班，一下班就赶过来陪重病住院的父亲，自己没时间包馄饨，只能叫外卖。她说已连续一个月了，天天晚上衣不解带地在这里陪着。看着她满脸疲惫的样子，我怎么也不敢和几年前的她联系起来，那时她因为父亲不同意她找的对象，与父母闹翻，哭肿了双眼从家里搬出来，找我要求分配一间单位宿舍。当时我还让妇女主任去做工作，结果妇女主任无功而返。没想到父亲一场病痛，让闹翻的父女重新弥合，也算是坏事促成了好事。

在医院里，我还巧遇一位多年不见的老同学，他母亲因脑梗住在ICU半年了。我注意到他手里的饭盒里也是馄饨，他说是给母亲准备的。听他这话，我一下子被感动了。他说，只要看到母亲躺在那儿，就觉得希望还在，他是时时刻刻在等着母亲苏醒啊！他是位摄影方面颇有成就的人，以前一有空就背着摄影包外出，他妈妈曾抱怨过他花销大还不顾家，而他对妈妈的不理解也颇为反感。而这半年来他除了上班就是跑医院，虽然摄影包还时时背着，但再也没出过门，镜头里也尽是病房、妈妈、医生、护士。

曾有人说，陪病是一次修行，也是面对病魔一家人的抱团取暖。我觉得，病痛使人体体会到亲人的亲，亲情也成了一帖药，能治医生难治的病。

## 海外风情录

### 吃在旅途

□尤今

有一位朋友，到欧洲去作为期一个月的旅行。临行前，特地买了一公斤肉干、一公斤肉丝，沿途准备以此夹面包，当午餐和晚餐。

另一位朋友，一口气买了好几十包快熟面，放在手提旅行袋里；旅途上，一日三餐，都有了着落。

“有备而去”的这些朋友，一方面想在饮食上节省一些不必要的开支。另一方面，最主要的是担心自己肠胃适应不了异乡异国的食物。

然而，就我个人认为：饮食也算是异国文化的一环，倘若入其门而不尝其食，未免遗憾。当然，话说回来，要让异国一些古灵精怪的食物“堂而皇之”地进入口腔，是需要一定的勇气的。万一适应不来，上吐下泻，大好的一趟旅行，便会因此而搞得乌烟瘴气。

这些年来，采取自助的方式旅行，入乡随俗，吃得随意，也吃得惬意。豪华的餐馆，我去；简陋的摊子，也去。正餐，我吃；野食，照吃不误。

在荷兰，尝那气派万干的“帝王餐”。两个人，坐在长长的桌子前，几十道菜，荤的素的盘盘碟碟姹紫嫣红摆得满桌都是，每样只夹一筷，便已吃得脑满肠肥了。这一餐，不但满足了口腹欲，而且，在记忆里绘成了一幅绚丽永恒的图画。

到了亚马孙丛林，当地人煮了当天下午抓到的一只长相丑恶的大土蛙。有两斤来重，煮熟了。做成糜烂的肉饼，每人一大块，配着淋了酸柑汁的棕榈树心一起吃。那肉，绵软苦涩，吃得我全身每一根汗毛都竖得直直的，隔了几年之后回想，还是有一种反胃的感觉。但是，这奇特的一餐，也和那回的丛林之旅结合成一个美丽的整体。倘若当时我吃的是自己带去的快熟面，留下的记忆，肯定会有残缺不全的感觉。

我素来深懂“人间美食多在寻常陋巷”的道理，所以，每到一国，总要挤到当地人趋之若鹜的地方去，尝美食、吃气氛。

美味的食物很快便会被消化得一干二净，可是，美丽的氛围却会永生永世地活在脑海里！

### 望江南

## 贺澳门回归二十周年

□张翼

伶仃叹，  
遍起浪涛声。  
四百年家国事，  
新醅好酒洗归程。  
南海望鲲鹏。

行湾仔，  
小巷看琴横。  
血脉相连寻古社，  
东西荟萃奏新箏。  
狮舞巨龙腾。

## 我发现了莲子的价值

□王子一

夏至那天，揽子有感。乱叶迷心，渐悟芳情。

蝉乐拂柳，蜓采芙蓉，从空山鸟语的竹林踏上了古城边莲池的腐桥，半塌的软絮卷出苔草，点点野花悄然开放，回首见满池莲花，昂首于肥叶间。忽然间，一朵半开的雏莲瓣渐露出一抹黄中参白的莲，正相宜时，莲子的墨发却无声地显露出来，打破这

美好起来的意境。

步入田埂，抬手拨起繁叶，莲子愈发明显，还在这翠绿中摆头。便迅速揪住荷梗，想将这不耐的珠褪去。花瓣却收紧许多，紧紧护着莲中的莲子，风被水面吸噬，茎上的圆刺也红得要渗出血来，不由松开了手，粉颜又笑起来了。笑得不艳，笑得像慈母。

露珠宛如其泪，“莲子”之意，原来实为怜子乃生命之延续，为莲之爱子。莲子的将来，将为莲花，倚风自笑，风韵仍存。莲子亦可解百病，苦涩中独留芳甜；芯内独有翡翠，似无限蓬勃生机。如无莲子，则莲心空而无生之价值。

再次望莲子，顶顶鸟帽，似莲之胚墨。作者单位：东北育才外国语学校初二

##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

总值班：孙泽锋  
 一版编辑：赫巍利  
 一版美编：冯漫图  
 图编：王泰舒

零售  
 专供报



6 935970 566666

本版稿件作者如涉稿酬，请与 lswbcsgh@sina.com 联系